

印度喀邦：

◎刘健芝

乡村图书馆林立的文化天堂

目前印度总人口 11 亿，其中农村人口约占 70%。印度农村的特点是耕地有限，人口的文化程度低，卫生、保健和饮用水设施不足。在印度独立后的几十年里，农村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。由于乡村经济贫弱，印度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极为滞后，电视、广播和网络的普及率很低。据印度新德里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N.Bhaskara Rao 的研究，目前印度农村的电视机普及率仅为 35%，大部分农民尚无法看到电视。

位于印度西南角的喀拉拉邦，论“贫穷”程度居世界前列，十多年前比全球排第十的穷国更穷，人均收入比印度平均水平更低。但是，它却有非常宝贵的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经验，可供人参考。

1956 年，印度三个西南地区合并成为喀拉拉邦，全邦说同一语言——马拉雅拉姆语，是“山地语”的意思。喀邦人口 3300 万，农村人口占 80%，有 990 个乡，人口密度在全国排第二，每平方公里有 750 人。然而令人惊奇的是，就是这样一个贫困落后的地区，竟有 9000 多间图书馆，1.2 万多间阅览室。其中，隶属于“喀拉拉图书馆议会”的图书馆有 5000 多间，分为三类：甲类有图书 2.5 万册以上，乙类有 1.5 万册以上，丙类有 5000 册以上。三类图书馆的比例是 2:3:5。这就是说，每个乡大约有人口 2.5 万人，图书馆 8 间，阅览室 10 间。

单是乡村图书馆的数字，已羡煞外人。喀拉拉邦的乡村图书馆是怎样走出来的，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又扮演什么角色？笔者就当地乡村图书馆的情况展开了调查。

原来，乡村图书馆在喀邦已有 60 多年的历史。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，还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，当地政府已经开始推广图书馆运动，要求每一个乡村成立一个图书馆和一个阅览室。1945 年 9 月，图书馆联合会正式注册，后来成为“喀

拉拉邦图书馆议会”，有 47 个创办成员。1989 年，喀邦议会通过议案，正式承认它为喀邦的公共图书馆，地方政府每年拨款添置图书，管理人员大多是义务的。

有这么多图书馆，可以想象，喀邦的出版事业十分蓬勃。1945 年，12 间出版社集资 120 卢比成立“知识出版合作社”，1949 年与“民族书店”合并，之后的 25 年，是出版界黄金时期，从 1960 年到 1975 年，该合作社每天出版一本书。类似的出版合作社有十多家，但规模较小。

图书馆林立、出版业蓬勃，意义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可观。这些数字让我们窥见喀邦的社会和政治变迁，也让可以想象到喀邦乡村文化生活的情景。在 20 世纪 40 年代，工人、农民、贱民等运动，是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重要部分，图书馆运动在民智开发和知识累积方面，发挥了积极作用。随着时代变化，图书馆的作用也有所改变。以往，图书馆和阅览室是乡民聚集的场所，从早上 7 点到半夜，有乡民来读报、评论时事、高谈阔论。一般的图书馆，会有 3~5 份马拉雅拉姆语报，1~2 份英语报、几份周刊。周刊由个别乡民捐赠，报由图书馆订购。近年来，喀邦有 3000 多份报刊，每个乡有乡报派发到每户，大约 70% 的家庭自订报刊，于是较少人到图书馆读报，这些地方少了以往的热议讨论了。

图书馆如果只是书架和书报，那么，在电子媒介日益发达的今天，它会逐渐被淘汰；在自己家里或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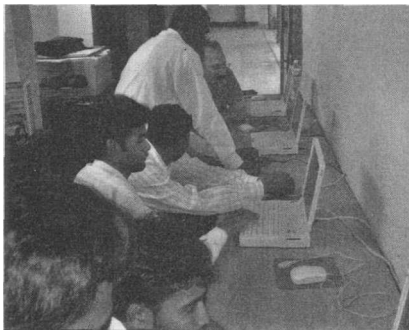


网吧上网不就行了?但是,图书馆如果是知识文化传播和再生产的支点,它便会保持蓬勃的生命力。

喀邦的几千个乡村图书馆并非全都活跃,但积极推广科技知识、文化活动的还是不少。如在那那库林区,VNKPS图书馆是甲类图书馆,有55年历史,藏书2万册,订阅8份报纸30份期刊。这个图书馆有1000名会员,1/3是女性,另外有300名儿童会员。图书馆是三层大楼,面积280平方米,有阅览室、会议室、康乐室、儿童图书室。一名妇女图书馆员负责流动图书室,每周为200个农户送上书籍。图书馆经常与各类合作社和学术、农科机构合办工作坊、培训班,内容涉及农业、畜牧、能源、母婴健康等;图书馆自办刊物,鼓励会员写作投稿并组织辩论和研讨。图书馆还经常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,有征文比赛、话剧创作表演、体育竞技活动、草药医治班等。

此外,印度政府也非常重视在农业中使用计算机网络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,印度政府决定实施农业研究信息系统(ARIS)项目,以信息技术促进国家农业科研系统的发展,资金来源于国家农业研究项目基金。建立农业研究信息系统的主要目的是:使农业管理人员和农业研究人员快速而方便地获取信息;利用国家农业研究系统的基础设施收集、加工、储存、检索和利用信息;在国家农业研究系统内部全面实现信息资源共享;提高研究项目规划、执行、监督和评价的能力。

“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千钟粟,书中自有颜如玉”,笔者小时候读书,父母、老师会这样激励我们,这种说法也反映了民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大致离不开对个人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追求。喀邦的民间热心者的图书馆活动,却让我们看到不同的景象,是寻求群体发展、移风易俗,特别是让占人口多数的弱势群体有凝聚发展的空间。



在首府特里凡得琅区的柏连卡马拉乡,乡村图书馆作为学术中心,推行多种培训课程。首府的发展研究院也派出研究员来拍乡,培训当地的大学毕业生关于社会经济发展、社区发展银行业务和政府福利政策等,然后由这些青年志愿者各人领导一个20名妇女组成的小组,协助小组提出发展项目,申请拨款,然后执行。项目的设计,是致力于让每个小组发展出有领导才能的人,以后不用志愿者帮助也可自行运作。

图书馆同时设立信息中心,邀请医生、工程师、地区发展官员等参与,协助小组成员挖井、养蘑菇、种菜、改善食水供应、搞小型水利设施等。每周的妇女小组聚会,让妇女畅所欲言,加强自信心。一名妇女小组成员苏达珊那说:“以前,我不敢在公众场合说话,但现在,我们会在村民大会上坦率地讲出自己的意见。”另一妇女莎吉达说:“通过图书馆计划,我们发现集体努力可以增加家庭收入,虽然数额不大。”

瓦利库努乡位于马拉浦南区,是回教徒聚居的地方,妇女很少参加公共活动。1999年4月,当地开办了一个流动图书室,将全乡分为5个小区,由5名志愿者分管,每人每月津贴500卢比;她们逐家逐户推广图书借阅。阅读习惯普及后,制度简化,在每个小区设定借阅室。9个月内,妇女借阅图书册数2.5万本。文化上的变化悄悄地展开。

青少年的成长也非常令人关注。在库马罗贡乡,1995年开始设立

社区读书室,约50户的学童为一组,每天早上7点聚集,做半小时眼部操,然后温习一小时才上学,晚上从7点半到9点再作温习。眼部操的音乐和动作,是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一名成员到中国访问后学来的。每个小组由一名志愿青年做导师,协助功课上的困难,也辅导青少年的成长。

物质条件匮乏的喀邦,竟是乡村图书馆林立的文化天堂。的确,可怕的不是物质上的匮乏,而是精神文化上的匮乏。喀邦的卷烟工人的故事,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印度土产的手卷烟,号称“穷人烟”,约6厘米长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,印度手卷烟烟民有2.5亿人,每分钟吸烟100万支。这个行业有约600万全职和兼职工人。工人的生财工具只要一把剪刀、一个竹盆、灵巧的手、专注的精神。每天,帮工把烟叶磨碎筛过晒干,卷烟工人先把树叶浸湿,剪成小块,然后把烟叶平铺树叶上,快速卷成锥状,上面用手指压平,下面用线扎好。工人一天可卷600-2000支烟,收入微薄,卷1000支烟是15卢比,相当于3元人民币。卷烟工人一般到45岁,手指皮磨得很薄,不能再做下去。

这是低贱的行业,辛劳的工作。但是,喀邦一些卷烟工人,几十年来有一个习惯至今保留下来。他们忙于生计,也有人识字,于是几千工人分成30-40人一组,每组由工人轮流专门负责朗读报纸和书本,让他们一边工作,一边听读报念书,一边讨论。每天晚上,各人把一些卷烟交给读报工人,让他有同等收入。

宁可减少3%的收入,也要听读报。这是穷人的选择。他们没有因为穷、物质匮乏,而变得精神世界被压缩到只关心基本生存的利益问题。穷,不是他们的选择,但追求积极参与的精神世界,却是他们的选择,也是在于他们的选择。这是他们活的尊严,尊严地活。

(摘自《农村工作通讯》)